

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术文库

# 尼采的人生哲学

田丁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尼采的人生哲学

田丁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尼采的人生哲学 / 田丁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12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 王文章主编)

ISBN 978-7-5699-0737-7

I. ①尼… II. ①田… III. ①尼采, F.W. (1844 ~ 1900) — 人生哲学 — 通俗读物

IV. ① B516.4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8165 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 尼采的人生哲学

著 者 | 田 丁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杨红卫

项目统筹 | 余 玲

责任编辑 | 胡俊生

装帧设计 | 程 慧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0539-292588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18.5

字 数 | 282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737-7

定 价 | 5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文章

副主编 王能宪 田黎明 吕品田 贾磊磊

委 员 丁亚平 方 宁 方李莉 牛根富  
王列生 刘 托 刘梦溪 朱乐耕  
孙玉明 吴文科 吴为山 李 一  
李树峰 李胜洪 李心峰 宋宝珍  
欧建平 杨飞云 杨 治 杨 斌  
罗 微 骆芑芑 祝东力 项 阳  
资华筠 莫 言 秦华生 高显莉  
贾志刚 管 峻 (按姓氏笔画排序)

#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田海明

副主任 韩 进 杨红卫

委 员 王训海 余 玲 杨迎会 李 强  
宋 春 陈丽杰 周海燕 赵秀彦  
唐元明 唐 伽 贾兴权 徐敏峰  
黄 轩 曾 丽 (按姓氏笔画排序)

## 总 序

王文章

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正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聚散沉浮，但秉持学术自省、求真求实和理论创新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主体性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美术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美学概论》等新中国奠基性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至近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华艺术通史》、《中国先进文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一大批学术专著，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出版学术专著至少在千种以上，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

论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创造智慧，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副研究员、研究员。虽然他（她）们只是我院包括离退休学者和青年学者在内众多的研究人员中的一部分，也只是每人一本专著或自选集入编，但从整体上看，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丛书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检阅性、集中性展示，可以强烈感受到我院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并看到我国艺术学理论前沿的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可以代表性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学术机构，始终以学术精进为己任，以推动我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繁荣为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变了单一的艺术研究体制，逐步形成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力求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我院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基础性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对策性、实用性研究并行不悖。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论”、“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

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在构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无疑，我院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活跃，以及近十多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开创性，都为我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鲜活的对象和更开阔的视域。而在我院的艺术教育方面，作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十多年来艺术教育长足发展，各专业在校学生已达近千人。教学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注重治学境界的养成及人文和思想道德的涵养。研究生院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也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术研究思想的活跃。艺术创作、艺术与教育并行，三者在交融中互为促进，不断向新的高度登攀。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将不断完善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继续



培养和汇聚中国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队伍，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无漏洞管理和效益管理，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尊重学者、艺术家的学术创新、艺术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艺术研究领域拿出更多科学的、具有独创性的、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深刻概括力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出更多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真正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促进我国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14年8月26日

## 卷头绪语

呈现在诸君面前的，是笔者1995年的一本读书札记。它留下了笔者对于尼采人生哲学的别样解读，融入了笔者的体会和心得、感观和感悟。这些解读和体会、心得、感观、感悟，无论对和错，是和非，都一一记录在案，好歹是笔者阅读经历上的一路足迹。

对于尼采和他的哲学来说，2000年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年是中国具有吉祥意义的农历龙年，正逢尼采谢世一百周年，恰好又是他生前期待他的学说可望时来运转的起始之年。为此，此稿当年曾发到ChinaRen（中国人）网上，算是对这位哲人的纪念。

一百多年前，尼采这个自认怪人的哲学家和他的哲学，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可，连出版都很困难，以至他的主要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4卷自费印刷了40册才得以问世。尼采把希望寄托于他百年之后，寄托于新千年新世纪。他指望“到2000年的时候，人们准能读我这本书”。这话虽然具体所指是后来的《善恶的彼岸》一书，但是，它也恰好表露了尼采在自己的超人学说陷于厄境中的复杂心情，其中带有几分苦涩和无奈，包含着出自他孤傲品格的执着和自信。“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他如是说。

一百多年来，尼采的学说历尽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上演了一出悲剧。尤其可悲的是，期间竟又鬼使神差地被插演了热热闹闹的一幕丑剧，以致招来无尽的责难和辱骂。这却是尼采做梦都不曾料想到的，他的在天之灵

恐怕也要为此而日夜难安了。

尼采被许多人视为纳粹的鼻祖宗师，蒙尘含垢几十年。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状况才开始好转，才有人为他说公道话。但是时至今日，关于尼采及其学说，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不一。这从一些大型工具书关于尼采的不同评介中，就可见一斑。我们以为，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尼采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批判，对神权、王权和其他威权的挑战，那总归是不可辱没的。而且对于处在当今中国的我们，也仍然是有启迪的。

尼采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正是欧洲以及全世界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急剧变化，各种斗争日益激烈，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经历大变动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历史性的社会大变革在哲学上折射出来，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黑格尔哲学学派的解体 and 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人本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思潮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尼采的哲学可以看作是当时人本主义哲学的突出代表。

尼采一反前此哲学主要是适应和解释现存社会秩序的态度，转而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现实，力图找出一条消除社会弊端以改进人类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途径。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离开了传统的理论哲学，转而研究人生哲学，探求人生真谛。

尼采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学识基础出发，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文化上。在研究了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思想文化并加以比较之后，尼采痛切地感到，现实社会的一切病态和丑恶都根源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各教派的总称）。他警示人们说，是基督教以及流淌着基督教神学家血液的哲人和文人迷蒙了世人的心灵，泯灭了世人的“权力意志”，致使世人变成了愚昧地屈从于上帝和一切偶像的威势权力的懦夫、可怜虫。尽管尼采对于在精神上统治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基督教缺乏足够科学的和历史的分析，但是他对于19世纪基督教的精神统治及其统治下欧洲的社会病态所作的剖析，却是颇有见地的。

尼采承继了叔本华的唯一意志主义，又借用所谓“力本学”改造了叔本华的

唯意志主义。他提出了“权力意志”是一切生命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因的命题。

尼采认为，一切生命之本是“力”。不过，他这个“力”的概念和当时的物理学家或哲学家所用的“力”的概念都有所不同。依照他自己的话说，他给这个“力”的概念灌注了丰富的内涵，即生命的意志。

尼采反对基督教把上帝当作一切生命生存发展的原始动因的说教，也不赞成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第一推动力）说，到生命之外去寻找外在动因。的确，“不动的推动者”最终也还是落入了冥冥之中神明主宰一切的窠臼，连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成了经院哲学的支柱和媒介。尼采强调，生命的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因就在生命自身，也只在生命自身，那就是每个生命各自的与生俱有的“权力意志”。

在尼采看来，一切生命原本都有自我支配、自我发展的意志，即自我主宰的权力意志。他说，这是“运用、行使生命的创造性的本能”。这就是说，自主地创造是生命固有的权力，是生命的本能。就是它，激发着、推动着、催促着、诱导着生命不断生长，发展，壮大，强盛，向更高类型的生命“超升”。

尼采说，作为高级生命的人类也是要“超升”的，或者说也要超越自我的。他说：“‘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他认为，人类向着“超人”（Overman）自我提升，如同猿人发展到今人——现代人类——一样，今人也将发展到超人。所以他说，今人是一座索桥，一个过程，即架在猿人和超人之间的索桥，从猿人步向超人的过程。

这是一个唤起自主权力本能、彻底根除奴化品性的漫长的过程，一个需要历经许多世代和无数磨难的漫长的过程。为此，尼采向“旧社会的权力产物”宣战。

在尼采眼里，大多数今人已经不成其为人了。他们丧失了权力意志。他们在沉沦，在衰朽。究其原因，如上所说，归根到底在基督教，在基督教文化。他说，基督教文化把人变成了绵羊，变成了像鸡鸭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顺民、庸众；基督教文化把人变成了依赖怜悯而生存的“红脸兽”，变成了依靠上帝的恩赐而苟且偷生的乞儿、懦夫、懒汉；基督教文化使“国家”

成为上帝发号施令指挥一切的号手和指挥棒，成为一手举着利剑、一手托着利欲的冷酷的恶魔。

为了改变这种厄运，尼采决心教化世人，引导世人追寻人生真理，“改进”自我。他高歌人的生命，张扬人的价值。他要唤起世人的权力意志，焕发世人的自主意识、图强意识和抗争精神，确认并争回自我主宰的权力，自我超升的创造力，凭借这种创造性本能去实现现今人类生命的超升，去催促未来超人的降生。

为了改变这种厄运，尼采立志发起一场大战，一场文化大战。他要向基督教文化，中心是向他所认为的基督教的要害，它的道德观念——怜悯以及由此生化而来的施舍、恕罪，猛烈开火。尼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道德实质上是奴化道德，奴役道德，就是把人化为奴隶的道德，役使奴隶的道德。从被奴化被奴役的可怜虫方面来说，这也就叫做奴性道德，奴隶道德。

尼采昭示世人，基督教道德将生命引向沉沦、衰朽，因为它让人们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外来的怜悯、施舍、恕罪之上。“主啊，拯救您的负罪的奴仆吧！”信徒们时时都在这样乞求着。上帝，还有耶稣基督，被塑造成创世主和救世主，人间的一切苦难都要靠他们的怜悯、施舍、恕罪来拯救；也只有他们的怜悯、施舍、恕罪才能够拯救生来就罪孽深重的生灵，才能够使这些生灵超脱苦难而走向“永生”。尼采锐利地指出，这种说教是安眠药，是麻醉剂。

尼采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仔细想想，倘若依了这类说教，人们便无须自主、自为、自强、自救，便无须勤劳、进取、奋斗、拼搏；倘若依了这类说教，人们便只有祈望、乞求、等待、依靠神明的恩典，终生臣服在神明、教会或其他偶像的威势权力之下，做他们的顺从的奴隶。

即使在今天，尼采的这一批判也具有借鉴的意义。那些习惯于依靠神仙皇帝的善良的人们，如果读一读尼采，也许就不会拜倒在那些现代救世主、人间上帝、顶着科学王冠的神明的祭坛下，任其摆布的。还是《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

正是由于这种缘故，尼采将奴化道德、奴性道德恨之入骨。他猛烈地鞭

撻了这种毁灭人类的鸦片道德，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在这种道德毒害下产生的种种社会病态和人间丑行。

尼采致力于传布另一种道德，即自主道德，主人道德。在字面上，“主人道德”也可以称为“贵族道德”。因为，尼采笔下的“贵族”就是新的高贵族，就是“精英”。他认为，只有这些高贵族精英族才是不屈于神权、王权和其他威势权力的超脱了奴隶状态的人，才是掌握了自主权力的能够主宰自我的人，他们才堪称“主人”。

主人道德，自主道德，这是一种充满自强之力、阳刚之气的道德，充满探索进取之战斗激情的道德。尼采要用这种道德来教化世人，以铲除那自卑自贱的可怜虫，扫尽那懦弱慵懶的乞食者，荡涤一切察言观色的“小眼睛”和唯命是听的“大耳朵”。他企望以这一道德建树的宏伟业绩，为人类的超升，为未来世界的主人——超人的诞生，清除障碍，奠定基石。

在尼采的哲学里，这种观念的变革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的变革，也是一种价值转换，即善和恶的相互转换。那就是把错了位的善和恶再转换过来，把被颠倒了善和恶再颠倒过来。

尼采对自己的教化艺术满怀着信心。他形象而又风趣地表示，他有能耐将任何一架钢琴，哪怕是一架蹩脚的钢琴，弹奏出悦耳动听的乐章。

诚然，尼采也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前程是险恶的。“我愿用好的格言为自己铺设通向地狱之路”。这正是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精神在尼采身上的显露。他慨叹自己生不逢时：“我来到这个世界太早了”。没有人懂得尼采，没有人接受尼采。其实，任何一种启迪心智的思想，当它意在为民众启蒙的时候，其命运大体都是如此的，只不过尼采的学说更难以被人们理解而已。

尼采寄成功的希望于未来。他相信未来，因为他确信“上帝已经死了”。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参照这一说法，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解析尼采的潜台词：上帝已死——精英当立。他这是在说，救世主不存在了，支撑救世哲学大厦的顶梁柱坍塌了，怜悯道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部思想文

化已经腐朽，推行高贵族精英族的新道德新思想的时机必然成熟。

这个高贵族精英族大概是哲人们吧，因为按柏拉图的说法，哲人是最高层次的人。在尼采心目中，他本人也许就是这高贵族精英族当之无愧的先驱。

尼采把人分成为三等：第一等是统领者，他们是高贵族，是思想家，精英；第二等是管理者，政府官员，他们是治理社会公务的工作人员，是统领者的帮手；第三等是被统领被治理者，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黎民百姓芸芸众生了。尼采认为，应当遵循精英的新道德新思想来统领治理天下，实行“贵族政体”。

尼采把政体也分成为三种：一种是贵族政体，即上述由高贵者或曰精英统领的政体，这是他极力推崇的；又一种是君主政体，这是他不赞成的，因为君主也是偶像，且君权也是神权的体现，即所谓“君权神授”，它和人权是对立的；再一种是民主政体，这是他所反对的。

尼采为什么反对民主政体？因为他把民主主义也看作是个人权力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物，认为服从多数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是丧失自主权力；再说，黎民百姓已经被奴化，由多数来统治势必扼杀精英，阻碍人类向超人的提升。尼采贬斥和否定社会主义的主张，说不定也是由此而引发的，虽然他有时候也曾经无可奈何地哀叹这世道或许真的得用社会主义来“恶治”。

总观尼采的思想，我们以为可以这样讲，即：他主张打破神权（包括体现神权的王权和其他威权）的偶像崇拜，摆脱奴性枷锁，争回自主权力，超越自我，迈向超人。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将尼采哲学称为自主哲学，超我哲学，超人哲学。

纵观尼采的学说，都是围绕着自我做文章。尼采立足于个体，也局限于个体。他孤立地看待个体的生存发展，孤立地倡导个性解放，孤立地张扬个人的自主权力，把个体和群体、个人和团队绝对对立起来。梁启超曾援引本杰明·赫德对其学说所作的剖析说，“尼志埃之个人主义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个人主义，精英论，这就是构筑尼采人生哲学的基石。

尼采哲学百多年来的遭际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悲剧。尼采一生傲视同群，处在悲凉的孤独之中。他的超人学说也别具一格，长期难以被人们理解，甚至被视为怪诞邪说、洪水猛兽，因而遭受无情打击。对于愚弄群众屠戮百姓的希特勒，他的学说倒成了可以利用的上好精神武器，为此他不可避免地被当作纳粹的宗师而遭到人们的唾骂。

导致尼采哲学难以为常人所理解而又易于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的原因，除了它具体内容上的诸多谬误、弱点和局限之外，也要算上它所独具的特色的那一份。这种特色虽然给他的哲学增添了不少光彩，但是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尼采哲学的这一亦利亦弊的特色主要就在于，尼采以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的激情灌注于他的哲学，尤其是他的主要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在内容上便给他的哲学涂上了非理性主义的浓墨重彩，在形式上又给他的哲学戴上了充满诗意的斑斓花环。尼采曾经赞叹“犹太人”善于用“更精细的分析和严格的推理，并且用更明晰更易懂的方式写出来”，可是他自己最得意的这部代表作，竟然从头到尾都不是用精确的简明的科学语言写就的，而是以绚丽的韵文编织装饰起来的，用抑扬的咏调吟唱协奏出来的。因此有时候它就难免以词害意，陷尼采的著作于理论模糊、文字晦涩的境地，以至铸成诸多容易被人误解和被人恶意曲解的缺陷。

说到模糊、晦涩，这在中译本里问题就更加突出，有些词语几近含糊、拙涩。这固然因为原文文体所致翻译相当困难，生奥句词在所难免，也因为相当长的时期里常用的中文本《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译文，出自七十多年之前，这对习惯于现今规范化汉语的读者来说，其模糊晦涩的程度自然是与日俱增。

为了求得这种状况有所改善，我们怀着这样的愿望来解读尼采的书：用明晰易懂而又尽可能生动活泼的语言，把自己所理解所体察的尼采的超人哲学系统地记录下来，并且循着自己的心得体会谈天说地讲古论今地加以品评和敷衍，力求做到集学术性、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于一体，以强化其可



读性。这只是一种尝试，成败在所不计。

所觉遗憾的是，笔者竟也在不知不觉中受了尼采的澎湃激情的感染，并且被他的多姿文采所折服，以至把这本叙述和评说尼采及其哲学思想的札记，也妆点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尼采作古已经一个多世纪了。我们现在来话说这位古人，平心而论，尽管他有诸多的谬误、缺点、局限，可他毕竟是为世人摆脱愚昧和奴性，摆脱神权桎梏和偶像崇拜，为确认人类生命的价值和自主权力，而耗尽自己毕生的心血，给后世留下了一份颇具特色的文化遗产。

尤觉可贵的是，这份遗产给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和文学艺术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曾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给反对旧礼教旧传统和改造国民性以强劲的助力。直到今天，它仍在激励着人们去焕发生命的璀璨光华。